

聽完徐天輝的演講，時間還不是太晚。

鄭和雄本來期待找時間，同徐天輝聊個天。但是，帶他來聽演講的曾永祥事先就和他說清楚，會後有點事，需要到另外一個地方去，可能無法在演講會場停留太久。因此，他打算和徐天輝握握手，就道別離開。

徐天輝一向被稱為美東名嘴，因為口才辯給，能言善道，早幾年常常受邀擔任美東大型台灣人同鄉集會的主持人。尤其是這幾年回台灣，在電視界很活躍，主持過一些時段的節目，前不久又參加高雄市議員的競選，最終以幾票之差飲恨敗北，頗為可惜。這幾天到洛杉磯探訪朋友，朋友為他叫屈，他卻毫無怨言，今晚還把豐富的切身經驗，如實地娓娓道來。直叫全場會眾聽得如醉如癡，欲罷不能。尤其是號稱美西名嘴的阿忠前來助陣，擔任介紹人，一上台，便插科打諢，笑話連連，受到現場聽眾熱烈鼓掌。介紹過後，在台下又和台上的徐天輝一唱一和，渾然打成一片。整個晚上，博得大家前仰後合，哄堂大笑。演講後，許多人在興奮的心情下，等著和徐天輝握把手，講句話。鄭和雄只好和曾永祥靜站在角落等待。

「和雄兄！」

鄭和雄突然聽到有人喊他的名字，掉轉頭一看，原來是阿忠。

「好久不見了！」說著，阿忠伸出手，熱情地加上一句：「最近好嗎？」

「老樣子——樣子老。」鄭和雄開著玩笑，同時伸手給阿忠。最初輕輕地握住，漸漸使力加重，一時，使他們兩人同時回到過去一起經辦雜誌「望春風」；寫標語，準備示威遊行的日子。都有二、三十年了吧？時間竟然使大家頭髮變色，臉上有紋，整個人只覺虛虛霍霍，全不踏實。他想，那時候，大家還真是年輕，日子充塞無限的希望，甚至於痛苦勞累，汗流浹背，都可能是一種享受。

「你怎麼隱居起來了？有朋友到洛杉磯來，想看你，就是不知道怎麼連絡！」阿忠關懷卻又帶點埋怨的口氣說。

鄭和雄只是輕輕一笑，沒有太多表情變化。但阿忠很明顯的覺察到，對面的人那曾經的豪邁與激情，似乎伴隨著幾番風雨、幾度坎坷，全部消逝殆盡。

阿忠曾經風聞，幾年前，鄭和雄的妻子得了肝癌去世。他一個人平靜地生活，卻突然莫名其妙的患了痛風症，醫生只說這個不能吃，那個不能碰。當着醫生的臉，他噘嘴說，

他滴酒不沾，平時不愛吃肉類，不去碰龍蝦，除了偶而把魚片灑點鹽花丟進烤箱，嚐點熟食，大部份時間，吃的是生菜、水果加上幾片麵包。飲食是最簡單不過了，怎麼會染上那種富貴病？聽他這麼一說，醫生搖頭苦笑，除了開藥給他，好像真的也無能為力，任憑他自痛自癒。偏偏他的腳板就是一味的痛，痛到不行，有時想橫歪下心，乾脆把腳指頭剝掉算了。當然，最後並沒有昏了頭，真正動刀剝掉它。到底還是留下又浮又腫，變了形的腳板，鞋子不能穿，車子不能開，站不住，臥不舒服，服務近二十年的工作只有忍痛辭去。後來，他一個早幾年自行開業的白人同事，向他建議，當他腳板不痛時，可以在家利用電腦，代人設計房子，這一來，多少有點收入，生活總算不發生問題。不過，平常就比較沒有時間外出，同鄉的集會更少有機會參加。事實上，今晚若非曾永祥好意，知道徐天輝是他的老朋友，邀他一起來，只怕他也沒有辦法同大家見面。

看到鄭和雄默然不語，阿忠又頗表關懷的問道：

「珍妮最近怎麼樣？結婚了沒有？」

珍妮是鄭和雄的女兒，從小聰明能幹，做人做事都很有主見。

幾年前，鄭和雄在台灣人社團遇到一個非常活躍，又肯上進的年輕人洪登樹，為人厚道，做事認真，看起來就是一個可遇而不可求的好男孩。他覺得很適合做女兒的對象，有意撮合他們。後來兩個年輕人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，倒也走得很近。他甚至於在暗底下，開始認定洪登樹遲早會變成他的乘龍快婿。沒有想到後來，她竟然挑了一個年紀比他這個當老爸的還大，而且離過兩次婚的黑人，打算做為終身伴侶。他大感意外，問珍妮，洪登樹有什麼不好？她只說人是樣樣好，不抽、不喝、不賭，不隨便同別的女孩子出去，在市政府，又有一份安定的工作，簡直是零缺點的好人。但人好是一回事，她所需要的關懷和體貼，卻是感受不到。後來，她終於決定嫁給那黑人，而且，態度相當堅持。他感到很失望，但也無法再多置喙，心底裡，卻對洪登樹有萬般的歉意。

「她結婚了！」他淡淡地回答。

「那太恭喜了！新郎是不是洪登樹？」

「不是！」

他不想在這個話題上打轉，便乘機打趣地問阿忠：

「倒是你自己，一下子在台灣，一下子在美國，好像沒有聽說過你在工作。不知道你是怎樣過日子的？」

鄭和雄以己度人，以為自己辛辛苦苦，埋頭工作，方才保住三餐溫飽。但他從報上得知，阿忠若不是為教會或同鄉會奉獻，便是為非營利事業出力，就是不曾聽說過在那裏上班或做生意。他很好奇，這倒底要如何養家，尤其是去照顧幾個小孩？

聽鄭和雄這麼問，阿忠說：

「你等一下，我最近出了一本書，我到車上去拿一本來送給你看。你想知道的答案，也許我都寫在裡面。」

阿忠離開不久，鄭和雄看到徐天輝微笑著，朝他走近。

「老朋友，你一點都沒有變！」徐天輝雙手按住鄭和雄的雙肩，使力搖動，害他差一點站不穩。

鄭和雄穩住自己以後，先介紹了曾永祥，然後掉頭向徐天輝打趣地說：

「你怎麼一回台灣，就沾上說謊的壞毛病？二十多年不見面，你竟然敢說，我都沒有變。這簡直是在吃我的豆腐嘛！嗯！像我這種年紀，也許，應該說是豆腐干才對。」

「哈！哈！哈！」

就在他們彼此打趣時，阿忠拿了一本書走過來。先在書上寫字簽名，然後，把書交到鄭和雄手裡。

徐天輝一看到書，馬上興奮地說：

「唉呀！阿忠這本『終站』，實在寫得太感動人了！我在拿到書那個晚上，一口氣就看完它，而且是一邊讀一邊哭。後來，又看了幾次，每次看，每次都會掉眼淚！而且掉個不停。」

鄭和雄不知道這兩個朋友，究竟在台灣遭遇到什麼困難，但他隱隱約約感受到他們臉上所露呈的辛酸和落寞。

「我還以為你們已經找到自己的天地，精神方面感到很滿足。怎麼聽你們講話的口氣，又不像是那麼一回事？」他感到很不可思議而慨嘆。

「我是很感謝的。」阿忠很平靜地說：「我的確遇到不少意外的困難。但是，我不埋怨，我還是非常感謝上帝。他一路保佑扶持我，使我在那麼大的逆境當中，能夠全身而退。甚至於透過這個經歷，讓我更加認識家庭的重要，家庭的真正價值。」

徐天輝在旁聽到這話，苦笑著說：

「我倒是早把綠卡退還，一開始就決意切斷過去，一個人全心全意，回到故鄉去，為我的理想奉獻。在這過程中，當然有所得，有所失。這一些，對我個人都無所謂。然而，當我看到一些過去一起打拼的伙伴，一旦失去理想，心目中，已經沒有他們一向疼惜的兄

弟，更沒有他們過去口口聲聲，強調需要他們關懷的鄉親。每天所追求的，不是權力就是金錢，想到這一些，我就會感到寒心。」

鄭和雄一時感到困惑，不知如何接話。只聽到站在一旁的曾永祥輕喊一聲「阿輝哥」，然後態度誠懇地說：

「我一直欣賞敬佩你，過去你主持的節目，每當時間一到，我就會坐在電視機前面看。去年年底的選舉，我和幾個朋友，都趕回高雄去投你一票。有一對做生意的夫婦朋友，更是為了選你，專程回去，票一投，也沒有等待開票的結果，馬上坐飛機回到洛杉磯。希望你不要氣餒，下一次選舉，不管你選市議員或立委，我們的票，一定還是會投給你。」

「謝謝你！謝謝你！」徐天輝滿面笑容，親切地問：「你現在都住在美國嗎？從事那一方面的工作？」

「我原來在台灣當營造商，但是在台灣蓋房子，按照規矩來，一定賺不到錢；不按照規矩，良心上又說不過去，只好移民到美國來發展。經過幾年，總算幸運的打好基礎，每天可以湊合著，過日子。」

「那太好了，你以後就可以拿出時間，替同鄉做事。」

「是的，我已經準備把事業交給唸建築的兒子接手，自己回台灣去做點義工，幫有需要的人蓋房子。有空也可以拾撿廢紙、寶特瓶、鋁罐，在環保方面，盡點力量。」

「曾先生，台灣人是太可愛了，不瞞你說，也就是因為有你們這種人，不求報酬，只想奉獻，我們在碰到難關時，才能夠堅持下去。你們這種精神，才是真正偉大，值得我們學習。我也要藉這個機會，向你表示謝意。」說著，徐天輝頷首致意。

「不敢當，我還有很多地方，要向你學習。請多指教。」曾永祥也點頭回敬。

兩個人在交談，互相鼓勵以後，本來凝結的空氣，突地豁然開朗。鄭和雄心中的陰霾也隨著被掃一清，感到很輕鬆。他低頭看手錶，知道時間已經過了不少，便詢問曾永祥，是否該走了？

「啊！同阿輝哥一聊，把時間都給忘了！」

兩個人向徐天輝致歉、道別，匆匆離開會場。

跨進車子，還沒有發動引擎，曾永祥從上衣口袋，掏出手機，打電話給他的朋友，通知對方，他們這就要起程前往拜訪。

車子駛開不久，曾永祥輕聲嘆口氣，說：

「我這個朋友是二二八受害家屬，他從小就跟從家人，避開大眾，絕不與外界來往。這幾年，台灣的政治環境，有了一些改變，但對於我的朋友而言，恐怖的陰影，依然存在。平常他很少在公共場所出現。就是人到，形也不到，別人根本不會注意到他的存在。」

鄭和雄納悶的問道：

「聽說台灣政府準備補償二二八家屬，假如你的朋友，不肯讓人家知道他的身份，人家怎麼能夠補償他呢？」

「他這幾年做生意，賺了不少錢。那筆補償金，根本就不在他眼裡！而且根據我的瞭解，他應該想也沒想過請求補償。」

鄭和雄聽曾永祥那麼說，大吃一驚。他雖然不知道補償金的數目有多少，但錢總歸是錢，怎麼會有人和錢過不去？是嫌錢太少呢？還是有其他原因？

「至少，那是一種象徵。起碼犯錯的人，也該乘這個機會反省！反省！」鄭和雄特別強調地說。

「就是說嘛！既然是象徵，那政府就該老老實實的承認錯誤，決心不要讓歷史重演。可是整個大環境，依然說七道八，顛三倒四，把黑的說成白的，又把白的說成黑的。硬是把加害者都變成被害人，目的就是要被害家屬不再計較，趕快忘記這一段歷史。這完全是無理取鬧，強人所難嘛！」

「政府不是一再道歉，說……」鄭和雄眉頭皺了一下說。

「那一個政府？這要先看看，是誰在當官。就說那個首都市長吧！媒體一再把這個人，塑造成開明的新領袖。可是，看看他的嘴臉。平常在公開場合，他穿的是西裝，偏偏紀念二二八那一天，他竟然特別做一套黑色中山裝，穿在身上。你知道我朋友的父親，正是被穿著中山裝的人，在黑夜帶走，一去再也沒有回頭。那一天，我的朋友看到首都市長穿中山裝的畫面，氣得差點吐血。直說，可恨！可惡！好幾天都吃不下飯，睡不著覺。」

「也許是，那個市長無知……」鄭和雄愣愣的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。

「無知？——他會無知嗎？這完全是老謀深算，處心積慮。記不記得他用的那個文化局長，有一次，還問人家，怎麼慶祝二二八？虧那局長，還是一個作家，居然說出那種惡毒的話，在人家為了大逆殺而感到痛苦時，還打算去『慶祝二二八』。這不是狼心狗肺，是什麼？想一想，身邊有這種人，那市長的一舉一動，不是事先就安排好的？告訴你，他是故意穿上去的。」

「那又是為了什麼目的？」鄭和雄嘟嘟囔囔的問。

曾永祥惡聲惡氣地說：「就是你剛才提到的象徵。象徵中國人還是高高在上，象徵壓制台灣人的勢力依舊存在。這就是他們最惡意的設計，最卑劣的心態！」

「台灣不是已經民主，他們這樣攪，一般人會沒有意見嗎？」

「什麼意見？台灣人一直都很好騙。何況那個人很會演戲，媒體又替他包裝，看著好啦！遲早他一定走進總統府，然後走進和中國統一的路。」

「不會吧？」

「哼！這個人明知道台灣有多大多強，他却敢同日本叫板。小日本，小日本嘴巴這樣叫也就算了，他竟然還敢公開說不惜和日本一戰。不自量力，又沒有國際常識，將來台灣人要是選他當總統，這塊土地只怕愈來愈孤立，愈難生存。」

「這不會是杞人憂天吧？」

曾永祥喟然長嘆道：「這是歷史的必然，也是台灣人的悲哀！」

鄭和雄一時陷入深思。

這幾年，他的確很少外出。但報紙、電視，有空還是會看。他覺得用不著否認，台灣已經進入一個多元化的社會，誰都有意見，誰也可以否定別人的意見。也就是說，公說公有理；婆說婆有理。問題是，公畢竟是公，公不是婆，婆也不可能是公。假如兩邊永遠都站在自己的立場，意見自然永遠不會交集。為什麼他們不肯面對現實，承認他們原來是一家人。這一來，你好，我就高興；你痛，我便難過。倘若成天慾壑難填，錙銖必較，到底也就沒有個完。這對於在島上一起生活的人來說，真一點好處也沒有。

他很老實地問說：

「曾先生，根據你個人的生活體驗，你覺得台灣人的地緣情結，真的像人家所說的，那麼重嗎？」

「台灣人哪有什麼情結？這全是以訛傳訛，當不得真。譬如說吧，那些所謂『外省人』，一向把自己族群的利害關係擺在第一優先，選舉時，必定投他們自己人。還有，選過了以後，明明已經換了新老闆，國家已經有新的領導人，人事方面，自然要重新調整，採用理念、做法可以認同的人。可是，人家馬上祭出藍軍的大旗，硬是要將長期霸佔的利益，牢牢把住，不肯放手。而很多台灣人，也不懂分清是非曲直，青紅皂白，跟在人家後面，大喊不要挑起族群問題。可是，說穿了，有強烈族群意識的，正是一再指控台灣人的外來者。這是用不著爭論的。」

鄭和雄噗哧一笑，說：

「你相信嗎？有機會同那些外來者談，他們也會一口咬定，有問題的，是台灣人。」

曾永祥一邊捉住方向盤，一邊說：

「我知道這種現象，所以一般情形，我很少跟人家談論這類問題。我個人覺得，只要是生活在台灣的人，不管他目前的想法如何，我都會關心。這一次，我們幾個朋友，就是認識到台灣社會，已經由農業轉變成商業，我們只有積極的，走到全世界各個角落去做生意。而英語是一種幫助我們做生意的求生工具，因此，我們決定回台灣去，義務從事英語教學工作。今晚我們要去訪問的朋友，他認識一些早期來美國的專家學者，這些人答應協助我們編撰各種教材，好讓我們因人施教。前天我的朋友，打電話通知我，教材已經編好，我們約定好，今晚去拿。」

車子一路開，兩個人也繼續交談，不久，終於抵達聖瑪利諾，曾永祥朋友的家。

那房子果然豪華，正如曾永祥所形容，房主人必然很有錢。

介紹過後，兩人跟隨主人走進客廳。那裡早有幾個客人，其中有一半以上，對鄭和雄來說，都是新面孔。

那些認識的人，一下子都圍籠過來，爭著同鄭和雄握手。

「真是好久不見了！你最近都躲在哪裡？一直看不到人影。」

大家七嘴八舌地表示，他們並沒有忘記老朋友。鄭和雄從徐天輝和阿忠那裡得到的溫暖，在這裡更加發燒。他覺得很窩心。

這時，一個過去認識他較深的人，悄悄走近他，低聲地說：

「洪登樹等一下會來。他臨時有事，不能跟我們一起來。」

聽到洪登樹的名字，鄭和雄忽然感到輕度的不安和矛盾。自從珍妮和黑人結婚以後，每一次遇到洪登樹，他都會覺得手腳無措。一方面，他很想同洪登樹聊天，最好還是像過去一般，無所不談；但一方面又怕講錯了什麼話，傷害到洪登樹的感情。可是，背著人，他又是深深地關心洪登樹的動靜，甚至希望這個年輕人，早日遇到一個合適的女孩子。畢竟，他們的關係和感情，都是非常特別，差一點，就成為一家人。

「他有沒有女朋友了？」鄭和雄輕聲地問。這是他一問再問，不知道提過多少次，可是他依然得不到答案的問題。

「他好像還沒有忘記珍妮！」

他的心又開始翻滾絞痛，他本來以為出來透透氣也好，沒有想到又一次，聽到一個叫他難過的消息。——為什麼登樹不能死心呢？他想，珍妮的決定，的確是太草率了！但既然她已經長大，做事又那麼決絕，他實在也很難改變她的想法。可是，登樹為什麼就不能面對現實，尋求自己的幸福？

這時，鄭和雄看到屋主，把一堆書類交給曾永祥，稍作說明以後，屋主請曾永祥和他同大家一起，坐下來聊天。

鄭和雄選擇一個靠近屋角，光線稍弱的位子，坐了下來。準備聽大家繼續討論未竟的話題。

聽了一陣子，他才了解，這些人原來正在做一件台灣的正名工作。他們準備在海外，把所有和台灣政府有關的機構，全部易名為台灣，不再使用和中國有關的名號，以免外人誤會這些機構，和中國有什麼牽連。然後，順理成章，堂堂正正，把台灣稱為台灣，不再寄藉中國，讓台灣人真正過一種獨立自主的生活。

「台灣那些當官的，實在莫名其妙。明明是拿台灣納稅人的錢來花，卻一意孤行，把『中國』兩個字公然掛上去。這完全是在打台灣人的嘴巴！」一個鄭和雄認識的工程師，憤憤不平地說。

「除了在侮辱台灣人，從實際的效用方面著眼，很多當地居民也給搞混了，根本分不清這些機構是屬於台灣或是中國。有一次，我請一對美國人夫婦，到僑二中心去看朋友的畫展，他們到達以後，卻找不到地方。問一個從那裡經過的東方人，那個人以英語肯定的說，那就是中國文化中心。我的朋友以為我給錯了地址號碼，掉頭就走，白白失去了參觀畫展的機會。」一個身體魁梧的中年人說。

「你這朋友也太老實了，有著地址，管他是中國還是台灣，他可以堂而皇之，走進去呀？」座中，不知道是誰，隨意說了一句。

「都是我不好，平常我一再跟他們說，台灣不是中國，卻忘了告訴他，有些特殊情況，台灣被中國罩住。一些別有用心的人，騙別人，也騙自己，硬把中國套在台灣頭上。有些更惡劣的，乾脆把台灣去掉，空留一頂中國的大帽子，讓我們台灣人丟人現眼。外國人就是那麼老實，說一不二，他們根本就無法了解，天底下就是有這一等怪事！」

「你住在別人的地方，竟說別人是外國人。告訴你，你應該說他們是當地人。——你才是名副其實的外國人呢！」一個年輕人，也許是不喜歡長篇大論，打趣著，想沖淡氣氛。

「對我來說，只要不是台灣人，誰都是外國人。」那中年人也不甘示弱，笑嘻嘻地回嘴。

看到他笑，有幾個人也跟著笑，氣氛果然輕鬆了一點。

這時候，聽到有人按門鈴，主人起身離開客廳。鄭和雄猜想來人可能是洪登樹，霎時間，好像聽到自己愈來愈快的心跳，緊張得不能自制時，洪登樹果然隨同主人走進來。靠



近進口的地方，有人移動位子讓座，洪登樹順勢坐下來，然後向旁邊幾個人點頭打招呼。也許鄭和雄坐得遠，而且那裡燈光暗淡，看不清楚，對他也就沒有作何表示。鄭和雄心想，這樣也好，至少暫時可以省掉尷尬。不過他看到洪登樹比以前更加健康，而且多了一份成熟，這倒讓他感到欣慰。

「很抱歉，我來遲了！」洪登樹坐定以後，向大家報告：「我剛才和一個研究中東問題的學者，在一起討論新的情勢。」

剛才說話的中年人，忽然插嘴笑著說：

「我還以為你和女朋友，一道去吃飯呢。」

那幾個認識鄭和雄，知道他的女兒和洪登樹有特殊關係的人，好像突然聽到不該聽的祕密，大家噤若寒蟬，默不作聲。鄭和雄料想那中年人大概不知道洪登樹的過去，更不清楚洪登樹暗藏的祕密，竟然提到別人視為禁忌的話題。不過，他更擔心，洪登樹也許會做出什麼樣的反應。

然而洪登樹毫不在意，他顧左右而言他地繼續說：

「這一次美伊開戰，根據我朋友的想法，石油問題當然非常重要。法俄兩國和伊拉克，早就訂有合約，而美英方面，也有他們自己的考量。不過，更重要的是，伊拉克破壞了國際秩序。十二年前，他們聲稱科威特原先是他們國家的一省，突然派兵侵佔。後來，以美國為首的聯軍，出面替科威特解圍。伊拉克在兵敗以後，簽約答應遵守第一四四一號聯合國決議案，解除武裝。可是他們陽奉陰違，把聯合國玩弄在掌中。聯軍忍無可忍，只有出兵攻打。」

「對不起，我是不是可以請教你一個問題？」曾永祥霍地，輕輕舉手發言。

「請講！」

「你剛才提到十二年前，伊拉克聲稱科威特是他們的一省。那麼巧，中國也聲稱台灣是他們的一省。那麼將來，萬一中國出兵攻打台灣，聯合國會不會插手干涉？」

「這恐怕不容易！」洪登樹直截了當地回答。「台灣和中國的關係非常曖昧，中國一再強調台灣是他們的一省，而台灣政府也不曾在主權方面作出實質的維護。聯合國大部份國家，為了他們本國的利益，而且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不是承認，便是默認中國的說法。假如要打破這種迷思，台灣人只有上上下下，清清楚楚的表達我們的意思，聲稱台灣是台灣，中國是中國，一邊一國。一旦這種事實被接受，中國要出兵攻打台灣，就沒有那麼容易了！」

「所以，你們這些人，才會去做正名工作……」曾永祥似有所悟地說。

「不！不只是我們。當然，在洛杉磯我們有一群人，或是遊行示威，或是遞信抗議，美國其他地方，也有不少同鄉做同樣的工作。至於台灣本地，更有愈來愈多的人，投入參加。希望有一天，有百分之九十以上，甚至百分之百的台灣人都站起來說，台灣是台灣，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，讓全世界都承認我們是一個如假包換的國家。台灣人才能真正出頭天，安安穩穩的過好日子。」

鄭和雄坐在角落靜靜地傾聽，愈聽愈興奮。他實在太感動，也太意外了！

眼前這個年輕人，在過去，你要他工作，譬如佈置同鄉會會場，裝釘遊行的示威牌，或是到機場去接外地來的朋友，反正做什麼事，都是乾淨俐落，全不拖泥帶水。但是在開會的場合，你指定他發言，他才簡單扼要地把他的意見表達。大部份時間，他都是安安靜靜的坐在角落，聽別人高談闊論，自己從不多說一句。

而今，他就像換了一個人，自信，獨立，勇敢，堅持，決斷，智慧。而在這一些個人特質所孕育出來的深邃愛鄉土意識，就像冬天那大太陽綻放出的金色光芒，和煦地照耀著別人。鄭和雄想到這裡，竟不由自主地開始鼓掌。

對於這個突如其來的舉動，最初大家似乎有點錯愕和惶惑。但那些認識鄭和雄和洪登樹的朋友，很快就領悟到這個掌聲所代表的意義，也跟著熱烈地鼓掌。

洪登樹不明白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，看著那個首先鼓掌的人，似乎有點面善。再凝神詳視，他感到驚訝地問道：

「你是——阿雄叔？」

「你講得太好，太令人感動了！」鄭和雄讚嘆不已地說。

「你怎麼會……」

「我怎麼會來這裡嗎？純屬意外，純屬意外。」

鄭和雄微笑地看著洪登樹說，但他知道這並不是意外。只要同樣有一個愛鄉土的心，儘管他們聚了又散，分散了，在什麼時候，什麼地方必然又會相聚在一起。

早前，許多台灣人基於不同的理由，或是為了深造，或是為了自由，飄洋過海來到美國。經過一段時間，有些人突然發現名列黑名單，懷念的故鄉，頃刻之間，變成只有在夢中和淒涼的歌聲中，才能含淚擁抱的地方。那種煎熬痛苦的日子，連過來人，有時候都會懷疑是否真正有過。後來，時代改變，有些人決定放棄優厚的待遇，或是安定的生活，轉換角度，回到故鄉去奮鬥。

實際在台灣生活以後，有些感性的人，又開始想念海外的家。那裡有年邁的高堂，也有可愛的子女，於是再一次，飄洋過海回到家。可是，分散在故鄉每個角落的心，又的的

確確收不回來。從此，在海外，有台灣人集會的地方，又開始有他們的影子，像阿忠一樣；也有一些，跌倒了，又爬起來。他們堅信他們的夢，一定可以變成現實。於是不屈不撓，勇往直前，一如徐天輝；更有事業有成，心想回饋，全力投入義工行列，像曾永祥一類的同鄉；當然還有默默奉獻，永遠不為己謀的人，鄭和雄知道在美國，像洪登樹這樣的朋友，還真不少。

而這些生活背景，社會地位，工作條件全然不同的人，假如有意使用愛鄉的同一把大傘，平時也許各自分飛，一旦風雨交加，他們又緊緊地相倚，靠在一起了！這是海外台灣人的縮影，也是他們無可迴避的宿命。

大家聊了一個晚上，看看時間已經不早，漸漸有人離座散去。臨別時，洪登樹挨近鄭和雄，真摯地說：

「阿雄叔，我一直沒有忘記你！」

「我知道！」

鄭和雄並沒有表示客套，他把話直接領受。而且，也老實地回答。

「你看起來，好像比起以前，瘦多了。」洪登樹關心地說。

「人活久了，都是有起有伏，時好時壞，這是自然現象。不過，看到你活得那麼硬朗，我倒很替你高興。」

「這都是你過去一直關懷、照顧的功勞。」

「不要這麼說。這些日子，我實在覺得對不起你。珍妮她……」

鄭和雄禁不住，把真情表露。但是，洪登樹馬上制止。

「不要怪珍妮，她只是年輕！」

「可是，你也應該過你的日子。為什麼你不另外找一個女孩子……」

「我可以等。我不是一個容易動情的人，可是，一旦讓我認定是我的人，我就永遠不會主動離開。」

「你，明明知道她……」

「不錯，我知道她已經和別人一起生活。假如她活得愉快，我祝福她；可是萬一有一天她發現那種生活不是她真正想要的，而需要我，我不能夠讓她找不到我。」

鄭和雄很感動，但又覺得洪登樹的想法，太不切實了！他婉言相勸：

「登樹，你不能生活在夢中。有些事，我們還是要實際一點的。」

「阿雄叔，你記不記得，以前有些人說，主張台獨的人不切實際。你當時問過我，追求一個夢，有什麼不好？其實我很清楚你不是在問我，而是在提醒我，指導我。直到現在，我還是很欣賞你這種想法。」

洪登樹的語氣非常堅定，他很清楚他自己在講什麼，他更知道，他想要的是什麼。

鄭和雄不再試圖勸慰。他微微一笑，並且在心底裡想著：

「年輕，真好！」